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一十

言書四

澧州與吳元中書

吳元中答書

桂州與吳元中書

別幅

象州答吳元中書

澧州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拜啟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叙慰已具前
幅歲暮陰寒不審孝體何似伏惟動履支持違去言
色于今三年矣靖康秋未嘗辱長蘆所賜書時大旆

既行區：亦有雲安之謫一向奔走道途間不獲修
問瞻仰之懷無終日置也今書承命來武昌道中忽
聞先丈太中遽棄榮養聞悼愴良不勝情惟公純
孝天至而終天之別隔絕殊方復阻奔赴永惟哀慕
荼毒何以堪此人生憂患一至于此天之佑善理實
可疑奈何奈何念欲俟至武昌專人布慰幅道路間
閑強初才及郡境復澧陽之移故爾後時負：無可
言者照遇之厚當有以恕察之也某迂陋有素惟公
知之去春聞有尹京之召率湖南義旅以輔王室之

難次江淮間乃間都城已遭臨沒二聖遠狩痛憤几
絕觀上登寶位赦書悲喜交集第欲一至行在覲新
天子即乞歸休而途中聞有告廷之命雖荷特達之
知自視闕然尤不敢當既而力辭不獲勉就職才
兩月有餘雖夙夜聲竭庶几補報萬一而疎拙寡與
動輒齟齬自度終無以仰副聖主委任之意方時艱
難不敢貪戀寵祿備位妨賢虛受天下之責力前退
罷幸蒙矜從而議論者紛：不已其言可駭可愕賴
上睿明存以照察其無他俾居武昌德至渥也及茲

例遷復得灋浦深僻遠江雖使自擇不過如此念恩
省咎日以感擢正恐孤危之際不能久安于此不然
息扁杜門洗心悔往知四十六年之非而圖日新子
來者何幸如之追思靖康相徙于廊廟如一夢間既
去之後國家變故遂至于此雖欲效其區、何可得
哉當時動為身謀爭寵利而舞智以御人至誤國敗
事者令皆安在吾儕正如救焚因願出力于焦頭爛
額之間至于力之所不能致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也嘗觀古人處天人之際未嘗不盡其在人者至于

無可奈何則歸之于天故西漢有王氏之禍其捍柱
生扳葉扶疎之祥見于成哀間知數者言漢當再受
今故哀帝改號陳聖劉幾以應豈非天乎然時而劉
向奉、納忠帝室專以遠外戚進宗族為言雖然深
怨而不懼其後王章因食日之變極論王鳳遂死獄
中既更哀平而王氏遂已篡漢李唐有武氏之變其
兆已存于宮中李淳風嘗言于太宗而濫徐君羨之
誅幾以應之豈非天乎然而則天之立褚遂良長孫
無忌未濟郝處俊之徒力爭之皆以貶徙其後上官

儀因高宗之怒得草詔黜之竟不果而死既廢中宗而氏遂以草唐向使劉向王章之言成帝能用之不用外戚雖既用而又抑之則必無王氏之禍使高宗能用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氏雖已立而黜之則必無武氏之變然而數子者其意雖切而言卒不用事卒不可立者天也言雖不用至于斥逐以死而數子卒不可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謂知所守靖康之事大際類此然小人之亂邦必至于國家俱弊而放已可勝嘆哉吾輩在宣和未變故洶湧是身

已當死于兵革之間在靖康未讒譖沸騰是身已當死于斧鉞之下得至今日皆其餘也已為幸人夫復何道然有不解子心者兩宮遠狩于絕域羣生方困于豺狼王室之危若綴旒然此所以終夜不寢痛悼而寒心者也惟公精忠許國乃身在外乃心因不在王室雖藐然哀疚之中此意豈少忘哉峨山于嶺外為善地于今日為樂土其風物見于柳子厚作所山水記中似亦不惡燕處想能安之頃得信斯書報眷聚已往骨肉皆在目前尤非細事某待罪于此不敢

弛擔僮遂度嶺得密邇良幸第賤累輦皆留浙中累
欲挈來正恐蹤跡不定故久不果亦姑聽之耳崧老
昨邂逅于廬山相從十餘日顛沛中道力益堅殊可
畏仰有書致左右今納世路方難未有會晤之期者
此情可量敢冀節抑哀慕為天下自重謹奉伏不宣
某年月日某頓首再拜

吳元中答書

敏叩首上狀敏罪釁深崇天昇酷罰先君即世泚血
蠻徽歲律已更尚以乏使不獲奔赴以為公憂伏承

遣使不遠千里慰吊哀惻奉問崩割蒼天莫問嗚呼
不孝不能終養田里馳驅當世又不能忠以敗國事
天實留之夜受鉅痛以懲折世至此極也靖康之初
聞貶就道時先君極康寧且毅然無惜別意私謂再
見可卜錢塘之難七十日幸全以遷吳興書未滿幅
如平時意自此少安矣後十日遂至大故嗚呼遽至
此乎藥餌弗嘗大事勿親聞言萬里未即歸死不肖
之孤痛何毒也奉命來柳盡室踵至時辭其家今復
滿前而獨先君者容終天絕矣想公問之亦不勝其

哀也蒙諭別後出處之詳初敏至夷陵問公當來白
帝荆盜梗途不復相聞建炎赦令至天傾地覆始奉
的間身軆遠方徒死無益泣血累日又復媮生既聞
上聖繼統又喜公已登庸八月離涪陵九月傳公去
朝去歲奉先君之計于南嶽六月至御而比得傳公
三易地來使至自澧陽所傳信否契濶三年人生亦
親非夢何夢之異耶垂示靖康之事返復天又之際
甚悉雖然此公自為之說可也先事廷諍退無遺恨
追不大任責有所歸者敏何敢言此受上皇之託以

輔嗣聖奉淵聖之命以宰國事去位才數月而大恥
如此顛輿被兵求由與責懷王墮馬賈生悲哀古人
之心不吾欺也得罪以來念王室之變故痛二帝之
行役悼素志之零落歎生民之流離每一念至不如
無生事既已矣無所效唯端居淨慮以盡洗滌其四
十一年之非雖然有不可解于心者無所逃于天地
之間如水之濕火之熱性也亦命也昔申包胥聞伍
負覆楚之志則曰我必存之楚大國也當是時楚之
敵國君臣相與謀楚者未必敢有是言而申包胥以

一夫言于野如此其後哭秦廷乞師卒如其志諸葛孔明與先主論天下于南陽是時曹氏已擅漢孫氏盜江表三世矣孔明之言無不讐者海內鼎裂猶為劉氏宗臣張柬之語武氏于荆南江中卒復唐祚垂祀三百此數子者皆論國家于江湖草莽之間而國卒賴以復興由是以設雖曰天命亦人為也一夫發志其烈如此倘辨諸心必有以合天人之願者矣敏固罪廢倘得飯蔬飲水則生為宋民死于宋土夫復何恨如其不然雖頑銳無堪竊嘗奉令承教于

二帝矣太祖造區夏海內之民蒙福者于今十世民之戴宋豈有窮哉惟公忠義蓋天下功名震四夷精心血誠宜無不在王室願言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道遠世難無緣面設故輒發其一二示及舊疏向在湖外已嘗獲見此皆目前可數利害也崧老報書納去自桂至象九駟取道龍城卻減一駟但陸出麻蘭之側頗險故來者皆泛潯江而一日兼兩駟有半大旆果南或不憚小舟蕩兀即過我而往亦良幸餘唯為國保重謹因還使布謝不次叩首上狀某再拜

桂州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再拜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人還伏辱教
答竊審履茲青陽哀慕之餘孝履支福下情感慰某
罪戾遠屏聞報即已行次桂林雖迄今被未被受不
敢稽留遷迤南去仰戴寬恩日益慚懼當艱難多故
之秋誤蒙考孝廟既無持顛扶危之術而又無保身
自全之計進不諒其淺薄退遂至于顛隳乃分之宜
失復何道然言者所論六事其五皆靖康往故如劫
寨伏闕之類其一謂資糧士人上書以冀後用豈理

也哉睿智在上如日中天終冀蒙察死且不朽諭誨
古人一念之烈倘辨諸心必有合天人之願者非精
忠之至有大願力何以及此正所望于左右也如某
罪大不容于世即死海外此志已矣惟公勉之見約
水行可以邂逅固所深願第恐好事者又從而旁緣
造言以為公累不然麻蘭之險小舟蕩兀非所憚也
并冀照察無緣承晤此情可良切望節抑哀慕為國
自重不宣某年月日某再拜書

別幅

其再拜昨日抵桂林方作書欲遣人承問使至將辱
教賜開諭周悉感服無已承錄示靖康舊語讀之感
慨方危疑之際禍患不測非公力為辨釋此身不能
自保久矣雖公未嘗一一見喻寧不知之其秋出師
固知墮恪計中亦嘗面道其詳然力辭而卒行者非
特迫于成命如所謂杜郵之賜勢不得已亦庶几立
尺寸之功以塞厚賞然後解兵歸印幅巾柴車徑返
田廬此素志也不謂事與廟違駐車河內未踰月而
廟算中變公既去位某亦罷歸一切皆如恪策而人

罕知之者初某既總師指揮維命劉韜為副及其後
乃知恪所薦也解潛初與韜會議于隆德韜志甚銳
及潛出兵韜忽中變按兵不行故失期會而潛有南
北關之潰適所遣屬官張叔獻者自韜軍中來能道
其詳乃知韜將出兵而得恪書遂有統師之謀雖書
辭不可知而意則可料也其後韜之子子羽道其書
辭于人果如所料此二人者今皆見存他日可詢也
淵聖又御札付韜而誤付宣撫司其戒勅之語與本
司所稟司受不同亦必恪意解潛為制置使折彥質

為河東光帝嫌名當公事張灝為轉運使折可求為都統
 制皆各受御前處分進退自如因報公罷相遂援此
 為言以謂節制不專難以責成功必致誤事非使節
 制歸一以謀萬全之衆則太原之圍必無可解之理
 不然願乞罷去遂得請夫恪之意不過欲作相耳而
 妨功害國其巧如此今恪已死尤之何益所可痛者
 小人動為身謀不恤國事一至于此極故范祖禹以
 謂用小人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豈不信也哉前
 書所謂舞智以御人主者為恪設也又承詢以天下

安危存亡大計如某迂疎再奮再躡進不足以謀夫
 國退不足以保身何敢復議此哉試陳梗槩言之而
 不作恃公之知我耳夫天下猶一身及其病也必有
 致病之源靖康之初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崇觀以
 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靖康之末所以致寇者
 其病源于春秋夫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
 以孤軍深入重地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初未
 深知中國之虛實也而吾之援師日集當是時不難
 于議和其所邀求度可許者許之不可許者則勿許

則約成而和可久朝廷為其脅制初不計此所求一切聽從故使賊得以窺中國之弱而約不能堅此失其所以和也當時力爭于榻前者正謂可以脫一時之急而貽將來之禍雖有智者莫能善觀後統射父所云期年狄必再至示之弱矣者是矣道路之兵既集數倍于賊福寧會議正欲用亞夫之策復畿邑絕糧道嚴禁抄掠困其師以勝之而姚平仲先期妄發其議遂恪夫劫寨小衄也而因以阻必勝之計邀擊良策也而抽回襲逐之兵故使賊安然捆載而歸無所忌

憚此失其所以戰如奕碁然豈能盡殺敵而我無所傷哉借使以吾兵之二而易敵兵之一猶為中國之利深入者覆師則疆外者破膽矣失此機會故賊志日侈士氣日沮長驅憑陵至今為梗先軫所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者是也今國家變故既爾寧可追咎既往然不知其源則何以治病此二者安危存亡之源也或者見靖康之末失守而以靖康之初堅守為非亦可謂不知變矣靖康之初與夫靖康之末事勢豈可同日語哉賊初犯闕之時朝廷失于隄防故使

之渡河而至城下其所以急欲者去初不為久留計
及再舉南牧則有必取之心此不同者一也賊初抵
城下才不數日間援師已集中外音問絡繹不絕及
再至則圍城之中始以蠟書起兵中外阻隔不通此
不同者二也淵聖登極之初士氣人心賈勇百倍其
後稍解體此不同者三也其他細故不可勝言故
在靖康之初有備則當守在靖康之末無備則當避
豈可膠柱而鼓瑟耶今以後而罪前是猶治病不別
脈色不察證候以後藥之得而咎前藥之得豈理也

哉夫宣和之間病成而未作靖康之初病作而未甚
至靖康末則病已甚矣故以靖康而視宣和以建炎
而視靖康其國勢人心與夫經營之難易何啻相什
伯哉然建炎之初猶有可為之理者河北失真定懷
衛瀋四州河南東失太原澤潞汾晉六七州皆靖康
末有為失之其餘皆為朝廷守兵民之心戴宗堅甚
而河北東路京東西陝西諸路未受患也當時料理
其兩河以為藩籬因其人而用之則中原可保車駕
巡幸不去中原則四方可安譬猶初病中風者藥石

之功猶可及而復為全人也既捨此策以苟前日之
安坐視數路之莫救河北河東悉皆陷沒而其京東
西陝右類遭侵掠去歲閏中既擾今則廊延丹坊又
破環慶諸路數月以來未知復如何西北如此則中
原豈復為我有哉譬猶再中風者遇良醫猶不免有
偏廢之患醫非其人未可知也西北之于天下非特
形勢便利乃將帥士馬甲兵之所出興衰撥亂之具
在焉失之則其具何自而得欲修大廈之傾而乏材
料可乎賊善因兵于敵非特固糧而已去春破京東

西者聞多兩河之人使復用京東西陝右之人剪髮
易服被甲執兵則遇者皆以為賊望風奔潰何往不
可雖東南未得高枕而卧也正猶大廈之傾日葺之
則有復全之理不然風雨之所頽圯而後已可以數
其遷為安耶今之日策急料理之可如東晉然東晉
亦未可輕議之也輔相如王導人望如顧榮賀循紀
瞻經營中原如祖逖劉琨方面如溫嶠陶侃郗鑒強
藩重兵控扼上流始能抗石勒之徒保有江左如奕
碁者一失腹心之勢則雖欲保守一處豈易得者哉

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術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本君子進則雖弱必強小人進則雖盛必衰此高廟嫌諱復之象也理必至此心術不同而已今之事必其真有句踐枕戈嘗膽之志必能行術文布衣帛冠之政任人者體剛明誠一之德受任者草忌媚偷惰之風一切以公天下保國家為心日引月長使國勢浸強庶乎可為此安危存亡之所係也自經變故以來尤覺不可之有時不有可而為之猶逆風行舟用力多而無補使遇其時呼吸響應順風開帆一日

千里可也願公深自蓄養方燕閒時究觀古今之變而察其機會異時復膺大任則宗社生靈之所賴必有在矣昔蜀先主勸劉表因曹操在官渡而襲許昌表不從其後悔之先生曰天下之事機會之來豈有窮乎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為恨今敵強我弱然安知異時無可乘之機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世俗論之也某久已心灰今復遠屏海外與中原絕此志已矣因誨問所及故輒發其狂言死罪死罪某再拜

象州答吳元中書

某頓首啟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使至奉望日所
賜教伏審即日孝履支福慰佩兼懷區區已次象郡
跂望龍城才數舍之遠不獲一見我勞如何在八桂
覩德音值聞車駕南渡倉卒驚擾感憤彌日不能自
已事勢遂爾奈何思霈曠蕩獨不霑濡而譴謫之辭
彌重罪魁怨府萃于一身慙忤震懼益無所容方建
爰初固嘗建議以謂今日之策惟有自治自強而已
上下協濟真以古之創業中興者為法庶几國勢可
以獲振不然未見其可也其後以所議不合罷去而

募兵買馬選任將帥經營藩籬保據形勢種種皆以
為罪已施行者一切罷之兩年以來謀國者不聞有所
措畫賊入吾境破城邑擾諸路恬若不聞惟幸其不
來而來即避之不知此何策耶中國堅強之地在西
北柔脆之地在東南賊因間乘勢先蕩覆吾堅強之
地而不加料理今遂長驅以窺東南此正如曹操先
事河北關中而後臨荆吳其計策豈淺哉東南所
恃者長江之險耳有戰艦水軍而後險可用頃降指
揮于淮江弼置者正以備此赤壁一戰而鼎足之形

成魏終不敢有意江表使其有備敵敢以非所長而
經濟耶今事已爾非呼吸所能辨萬一賊以偏師渡
江又將何以禦之夫避可暫而已至于再至于三將
若何代宗避吐蕃于陝以有李郭之徒可恃于後也
德宗避朱泚于梁洋以有晟燧之徒可恃以成功也
比殊不聞得大將為誰可以庸方面之寄者有一宗
澤已不能容况其餘乎此所以深憂而切痛也當國
者姑欲咎既往以為歸罪之所果能有所補耶且偽
楚之事欲專用之者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自開闢

以來豈有二其心而可以立事者乎比年冠蓋相望
于道彼曾不聞有所報答而文檄公然指為僭偽用
意如此而欲因其所立以結好此何理也使歸罪而
足以解紛所謂死有輕于鴻毛者戴宋之志得矣第
恐不可以為訓耳嗟乎子胥欲霸吳而尸浮于江長
宏欲興周而血化為碧孔融以為漢而見牧田豐以
言效而不免昔之賢智如此何獨我哉今日之事安
處患禍者易扶持危顛者難僕已安其易者惟公勉
其難者則已胥哭于秦廷而存楚東之語于江中而

昌唐必有在矣恐遂不復晤語故輒及之議國是一
篇乃邀說十事之一謾錄去可以見其梗槩迂疎如
此而欲求和難矣哉公遂得自便聞之喜過于自得
承欲卜居衡湘間恐亦未盡為得計龍城可居不若
少安為佳幸深思之慰喻之厚感服無已止有一捨
更無他法却覺身心輕安乃知成就此緣皆善知識
也然吾儕皆以一念之差與世故相值乃爾決非偶
然世間法莫不素定惟當坐進出世間法耳益遠言
色邈無見期千萬為天下自重不宣某再拜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二

書五

貴州答吳元中書

懷澤與吳元中別幅

再與吳元中別幅

鬱林與吳元中別幅

鬱林與吳元中書

與吳元中別幅

貴州答吳元中書

某頓首啟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人還蒙教賜竊
察邇來動靜之詳慰佩無踰春深氣益暄伏惟孝履
支福觀三月之六日內神詔旨王室變故遂至于此

痛憤何言又傳御營將士榜檄乃知遜位緣此之故
所傳敵國之意非也詔旨姑欲假此以為辭耳彼為
趙氏之故而欲以此為講好息和之謀其術不亦已
疎乎自古不能自強而專以退避為事威靈盡去則
必有此變曩議巡幸亦嘗陳此以謂留中原雖艱危
然人心士氣百倍可保無虞他幸東南則肘腋之變
不可測實不敢任其責蓋亦以理料之耳方建炎丁
未秋主謀者既不為保中原之計即須乘勢幸建康
而料理淮南以為藩籬措置戰艦水軍據江以為險

則東南猶可保而無一旦倉卒之患猶得下策此瑯
琊王所以問西晉之故即日渡江也當時諸人但為
身謀不為國計以謂渡江即天下以棄中原之罪歸
于已故操兩可之說為駐維携之謀以南遷議歸咎
他人揚聲北還又不為東南守禦之備日復一日惟
幸敵又之不來而來即南渡以避之自以為得策耳
然不知大江阻其後非倉卒所能濟則必有擾攘狼
狽之勢禍變不測向之謀自以為巧者乃所以為疎
也大計為身計巧則所以謀國者必疎為國計深則

所以謀身者必拙二者不可得而兼故能忘身及家
以為國者國安而身與家同其休竊：然唯以謀身
為事則家國必至于俱亡而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
以異而有國者必以用小人為戒也別紙所諭何慮
之深方今戴宋之忠無窮而不以進退二其心者獨
吾二人然耳借使如前書所謂死得其所矣而何言
哉自古必有不二心之臣死社稷者亦常理也况又
不必爾即宣和間王齊童梁所以謀身者至矣然卒
不免靖康間磨犇之徒所以謀身者亦至矣然又不

免至汪黃則又巧過于數子然又有今日之事吾二
人者其拙不若人可勝言哉以其拙故反得視聽食
息以至于今此豈可以人力致耶如僕之危又非公
比姑置靖康不論前日用事者以事勢相激之故必
欲置之死所選造百端處心精慮念：不忘未及措
手彼已先自罹禍以是知天之能勝于人而力不足
以勝命也居易以俟命使內省不疚俯仰無愧足矣
如是而不能免亦命也舍虛約身求真實法為宋純
已而死不猶愈于彼之死乎以此胸次坦然無復憂

懼此說似不情然理實如此不知公以為何如耳區區自過象郡頗覺為風氣所中飲食多嘔姑少留懷澤將理公倘若居龍城健步往還不十數日可通皆問或有所見願以告也初夏低然日間十萬節抑為天下自重不勝惶體謹越之至某頓首再拜

懷澤與吳元中別幅 春三月二十九日

承論晉宋參辰之說理實然也曩嘗相與論于省中臨亦以此奏于則聖且謂太原之圍已凡年矣賊之巢穴固已不能保其必解安知未行彼不以坐因而

已破乎迫于威命既行願任今冬捍禦之責使太原遂破亦當圖所以復之者故多請器甲以行意欲鼓動南露之民而用之既得罷而志不遂所論擣燕山者是也當時亦有此意但倉卒戒行危疑百端種不集而料理稍就緒廷議已變故不及此當時師中若能休兵平定百里之內半酒日至而犒師與姚古約定而後進兵宜有可解惜其輕進而吝賞士不用僉而墮賊計也若謂按兵中山先聲後實如李左車說則不然漢兵破趙二十萬衆故燕齊靡然徒風威

足以讐之也幹離不之師捆載而歸初無邀擊之威則粘軍何憚望風而解太原乎大抵靖康之事正犯師或與尸之戒而廷議不一此所以卒無成功也高祖非獨以軟頑為大度又以大膽為英才曉事為明智興衰撥亂之主對勅敵馭羣雄大安在此爾然此乃天之所賦非積學所能致存亡興廢之所係非偶然也建炎之初嘗取漢高光武唐太宗事跡散在諸傳中者刪去繁細掇其大節為一書日之日漢唐三帝紀要錄為之序而上之以廣睿聖之意而譖之者

以為孩撫且指太公建成之事為言其譖愬之術每下則又非靖康間可比知書與不知書故不同也而金堵之事乃敵國兵家之常當時僉議以為洩雖亦無害者正欲問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曷嘗畏其知耶果畏其知必不文墨付其使而取必于其事之成也其後王雲雖口傳道其語而卒不公然以為言者其意可見但中國所以應之者謬耳其後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詹大和主其事亦頗得要鈞議既變逢不諧爾何獨此哉賦

之欲得患于中國者豈以此故但被強我弱彼智我
愚彼協我不協故我之施于彼者不行彼之施于我
必畧中如以曹馬之事間吾二人者遂以為信然而
余堵之事彼不為動此乃勝負之所以不同也士大
夫不知古今不識事理往往指此為釁端豈不可笑
建炎初知和議之誤國故批出行遣初無公姓名而
江夏增之此得之子諱子諱得之世則其詳他日可
詢迨其後既至行在屢于睿聖前開陳欲方俟措置
事稍就緒入章辨則罷去遂不果疑以為之偽楚之

意非也然今日得與和議之列豈非福人耶某曠觀
往事皆不足復道但當思今日之事當何以處之吾
輩雖不復任責然所以為國家慮者不能自己也以
愚意料之所謂輕騎潛行欲絕襲我亦未必然但既
不為備又無斥候則探報不明而人心易搖又屯聚
左右者正兵皆少皆招安盜賊如閻瑾丁進之徒彼
皆利于南渡則得以復肆剽掠故金人游騎及境則
張皇以告急朝廷無備不能自固而倉卒渡江則淮
南州縣盡為盜賊所破所謂真楚通恭碎于賊手者

乃盜賊非念人也藉使金人蔑視中國輕兵深入知其所以應之彼亦未為得策今日之事當盛兵以扼江險而又以阨其歸路則賊亦豈敢久安居淮甸間但不知京東西兩路今復如何耳兩年坐視城邑之破如越人視秦人之瘠恬不加恤遂至于此罪當以此為先而言者咎其不早渡江抑未矣然事勢至此其初在于不恤諸路其末在于倉卒渡江倉卒狼狽則威靈盡去故江孔盜賊得以殘破州縣江南禁衛復得以脅制朝廷此舉動之所以不可不審也正如

低基對手高基未必有殺勝之意低基惶懼多自着破今日變故皆擾驚之所至苻堅以百萬之師南寇謝安出遊別墅終日處畫將帥皆當其任必不如此偽焚之事初以其雲自歸止于遠屏欲去光武待盆子以不死之意其後緣鞠承華夫人語言事而陳氏之事遂露睿聖以其據正寢通宮嬪故震怒而卒有後命事在罷相數月然不如此則今日之事勢未可知也前疏所謂秋高馬肥虜復入寇挾金人之勢不得而制之者謂此欲專用之者其懷貳甚明建炎初

間張某所首論及江夏兄弟之姦以散官安置既而
吳給論汪送部其後潁川極論二人以謂必誤中興
遂置極法次年春邵成章因張過事有言綴申二人
亦竄逐布衣魏祐連上五書聞亦不得其死其秋馬
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當不知今存亡也潁川
之書明白激切初無指斥之語但語此二人中其要
害故下毒手以絕來者祐之書尤知當世大畧此數
書皆傳異日必見之伸之章所論皆細故以謂如二
人者大略非所責然當今任天下之事者正當責其

大畧而細故可簡伸之言非是如其人亦不易得而
欲置之于死地近世所未有也

再與吳元中別幅

四月十六日

所論建炎非靖康當比直罷和而治兵此至言也石
勒遣使東晉元帝焚其幣而卻其使立意如此然後
可以立國今乃不共戴天又非勒之比彼方以討僭
伐叛為辭而此欲以講好息和為說復追悔不尊用
邦昌以解紛雖戲劇不如此所論當為數節是也然
今亦豈可復望為全人能保東南如東晉已是妙手

脉絡不通藥石之功不能至必有偏廢不舉之處能
道橫流使不至大潰以今證候觀之亦豈易耶公意
欲徑趨關中上策也初議正欲如此而議者以蒲解
為賊所得相去密邇動聽故深憚往屢論不可始為
襄鄧之謀前疎所謂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猶當
用中策以趨襄鄧是也其意蓋謂襄鄧由武關可以
通關陝亦可為之漸其後中策不能行况其上耶其
後見關中南陽為賊所破則又指以為非策殊不知
有備而能自強雖與賊對壘可也無備而不能自強

雖遠徒將安之古人所謂我之所至敵亦至馬是已
所論聲多而實少意多而謀少此言深中所病然靖
康中所起防秋兵其後罷去大半安能充數在河陽
嘗三具疏爭之言切而甚詳必曾見也其後國論既
異則雖多亦奚以為建交初有可以得兵之理者兩
河之民無所歸者衆而京東西強壯散徙者亦多十
數萬不難集故當時建議欲取材東南募兵西北既
有緒而罷去言者指以為罪遂悉停之今數路之民
反為賊用前日之犯淮甸者皆吾民也已有兵不能

用而以資賊今豈可復得耶東南歲漕穀粟財帛者正以養兵當時亦不患無養之、具今則兵財皆可患矣又嘗欲以官田如戶絕天荒逃田之類如弓箭手法養兵于民事已具而不果行然民兵非數年不可用亦止可施于本土而募兵訓練可以遠戍必兼用之兵非募即民今人見募兵即曰兵驕不可用見措置民兵即曰民不可使為兵不知何自而可得也當五季之際兵何嘗不驕周世宗及藝祖用之遂為精兵大抵數年來軍政益壞者議論不一而任人不

專所以主之者非其人故也人才固難得然古之建功者未嘗借才于異世舍短取長亦有可用但習熟見聞少超收之則議論紛、此最可患建炎初召關陝將佐數十未能間到者十數人皆有可觀有李庠者老子邊為重所黜謀略魁偉非諸將之所可比因薦之為副留守遂為淵所毒而死殊可惜淵之忌與潛善同三月初聞淵亦死今將佐猶難得也州縣習慣朝廷議論不一之故奉行減裂雖美意亦為其文此風豈易革但朝廷主作得定是非賞罰明白當不

變令國論云何而貴州縣難矣夫兵驕民困姦雄攘
擾夷狄憑陵猶未足憂而所憂者在于小人蓋其謀
身之計得君之術排陷之謀皆難與申鋒如建炎初
其未至則建寧以積之其已至則掣肘以祖之其既
去則多端以歸罪之此豈可與力爭耶因知古人以
消長為天行者惟此係于天非人力所能勝也今雖
已爾而羣陰固結者自若觀于抨疏而引會其用意
之巧如此事殆未足猶之病者微有陽氣猶不能死
全陰則已矣此所以可憂也嘗思封建雖有末佳本

弱之弊然各能立國而夷狄盜賊之患不若後世之
基郡縣施于承平之時則善矣巨盜起夷狄橫則往
往不能制之三伐秦漢已來可考也惟唐方鎮之制
處乎封建郡縣之間蓋方鎮者節度一道之兵自唐
初有之當時內有府衛外有方鎮表裏相制最為得
策自開元末府兵內剗邊兵外作于是始有安史之
變卒賴方鎮平之其後裂河北以與三叛將德宗懲
奉天之難行始息之政方鎮始強唐未有粟寇之亂
方鎮益盛而全忠遂以亡唐夫唐之變藉于方鎮之

力矣所以強盛至于不可制者措置失當之過也自國而以唐為鑒削方鎮之權以絕尾大不掉之患是矣然至于今日承平之久郡縣卑弱不能衛王室如手足之不足以捍頭目故夷狄颺馳盜賊峰起莫有能抗之者則守常不變之過也為今之計唯復方鎮之到少困革之可以漸振中國然即度觀察防團之類今為階官不可復改故建交初豈時府要郡以安撫使鎮轄都監代之庶几不駭人耳目而寓方鎮之意當時即欲分隸州縣咸王供財穀使治兵而假之

權議不同者以謂未可分隸而財穀當俟其其數來上然後降旨是故少緩之既而罷去遂已至今帥要之號猶在監有名而無實也或謂此制行則藩方將有難制者亦過計矣猶之治病當以小者易其大者故病洞洩則有脫之理即以熱藥補之已而成痢而痢可為也病熟者則當以寒藥下之必羸困則徐以溫藥調理然後可以復安漢高捐關東以封韓信黠彭非不知此三人者得廣地則難制然當時憂在亡楚故不得不如此楚亡而此三人亦就擒矣今夷狄

盜賊之變如此而欲以郡縣常法持之無異投參朮而欲去癥瘕起羸瘵法方變而已憂其弊豈不過哉然要在得人如太原之得馬燧澤潞之得李抱真不數年間遂能以弱為強嘗著論甚詳偶已束裝未果錄侯儂馳去公誠之以為如何此事不厭講之熟也

鬱林與吳元中別幅

五月中旬旬之七日

論高祖光武甚善頃嘗作序進三帝錄及其梗槩謾錄去并所著郡縣封建方鎮三篇同往雖不成文取其意可也願勿以示人及建明募兵劄子亦可以見

當時措置募兵及所以養之大槩然此所募之兵正欲置營房于河北京東西陝西更番以衛行在當時行在絕無兵也帥要兵如大名四軍止萬人耳傳為十萬則太過當時立額固有多處然不過招填不足似未為害孰若全不招而無兵以戰守併與其地與民而棄之耶兵貴精不貴多至論也有兵又須訓練得帥以馭之乃為精兵猶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廈有材料而無巧匠則拙有巧匠而無材料則是無麵而造食也失當時可拔之機會最為

可惜至于養兵之費用竊謂朝廷歲漕東南米六百
萬餘石及上供財帛等正以養兵及六宮宗室百官
之奉祭祀賓客賞賚之用又權天下茶鹽之利以供
非泛之費令此等用度絕省矣若均節之則不患無
則豈專恃募兵助國哉然此乃建炎初事今地益蹙
民益困江湖運道不過則非徒無自得兵財真可患
矣唐之方鎮唯河北三鎮計之世襲蓋有為而然餘
路則否建炎初下令以河北河東封能守者聽甚世
襲而沿江河淮置帥要但假之權使治兵非世襲也

略放唐制然此亦建炎初年之事今之證候又不同
矣三等之親固善其誰行之觀沿江置制使而淮南
未聞大槩可見不知失淮南則江以南可保無虞乎
東晉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後唐遷于豫章正以失淮
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于倚關中以後河北在今日
誠為渺茫天時難意難測會有時早

鬱林與吳元中書

秋七月中浣之五日

承諭日讀華嚴此書廣博微奧難得其指歸遊心之
久當有深契而自得者願垂誨一二發藥幸甚憂患

中觀易妄有所見世謂易類佛書之圓覺雖大指如此然立東書意正類華嚴以種、表法其含容無盡一也易論世間法華嚴論出世間法唯知世間出世間等無二法則知二書無差別矣近世學易者以王弼筌蹄之論指象數故多失聖人之意殊不知魚得兔然後可以忘筌蹄未得之間豈可遽忘哉惟因象數以求意而不泥則得之矣離郡索居深恨不得講貫之益也見仲古言公隨行有崧老易書果爾告就黃守處借一介送示年運既往矣庶几以此洗心會

晤無期惟坐進此道為望

與吳元中別幅 秋七月下浣之五日

見折仲古言公隨行攜崧老易書故前書就借恐其行緩今托寶守專人致此庶几速得如果有之若就柳守處更借一介同送示幸甚頃在湖外傳得崧老春秋集解推究象數殊有工意其易書亦然故竊欲一見之易之妙處在觀象知數而今人皆撥置不復道困失聖人之意多矣猶之觀天以南箕為北斗考歷以二至為二分其所失豈不遠哉立象盡意其象

具存願弗深考而數非有所傳授不可然亦有亦可
以心悟者此難以筆舌言也古人易學有互體卦變
時來俯仰之類皆不可廢惟其是而已憂患中讀易
時見一斑輒著其說以為之傳又作釋象訓辭明變
類占衍數五篇以解卦易體庶几成一家言支多未
杲致左右更欲松老書以參訂之異時或得生還可
藉手以見也

得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三

書六

雷陽與吳元中書

再與吳元中書

雷陽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啟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近者使還上狀
計已塵浼伏被八月二十五日所賜教墨竊審邇來
動靜勝常感慰無踰秋暑未闕信後伏惟公孝履支
福蒙誨諭華嚴宗旨所以與易同別者久逃虛空而
間昆弟親戚之聲欵慰可量也然則書竊謂易象正

類華嚴以種、表法含容無盡世間出世間等無差別與來誨有未合者試畢其說華嚴以一塵舍法界易舍容無盡此固二書妙處不約而自合者至易之立象以盡意華嚴之託事以表法則所謂一塵舍法界而含容無量者乃存乎其中二書立象表法以示入正為此事恐不當析而為二也華嚴法界不可窮而勿斷自乾坤以下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何以言之易之卦以八周其立象皆八法華嚴之方以十圓其表法皆十乾以三奇而盡天下之剛健坤

以三耦而盡天下之柔順六子亦然故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攝總于八卦者重而錯之而其象遂至于無窮此即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夫以不可窮之法界而視乾坤以百千三昧法門而視易簡其不相侔可勝計哉然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法界之成壞一漚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開闢一氣之盈虛是也實剎現于毫端一法周于妙畧遠則不禦不亦大乎邇靜而正不亦小乎此乃所謂一塵舍法界而含容無盡者也豈有大小多寡之異耶易以

卦為時其在華嚴則世界也易以卦為才其在華嚴則法門也華嚴法界自香火海建立如倒浮屠遞相圍繞其說至于不可說然不離于十方華嚴法門自十波羅密建立為十信十住十迴向十地有百千無量三昧法門然不離于十位易自乾坤建立而為八卦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其時其才差別不同而本之者八而已占筮之法自一卦復變而為六十四步歷之術自爻策推之其數相乘有不可勝言者此易之書所以配華嚴之無窮也嘗觀十處九會雖升

諸天宮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羣生前而常處菩薩會每會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來集作禮同一威儀慰諭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之佛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耶譬猶鏡、相照光明交處其中妙影重、相入無有窮盡是故百億天地即乾坤也百億日月即坎離也百億山海即艮兌也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世出也陽極陰生君子道消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因依也六爻周流循環無端萬物輪迴互高下也由是

言之華嚴法界與易之乾坤諸卦豈有二理哉嘗觀
善財之入法界徧參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
仙人醫卜船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峰海岫曠野城邑
聚落無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彈指而樓
閣開攝心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為菩
薩道行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密等法而已六十
四卦善知識也君子觀象善財徧參也卦之象無所
不取而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強不息積小高大非
精進乎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修德儉

德辟難非忍辱乎稱物平施、祿及下非布德乎懲

忿望欲孝廟嫌諱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

行有真廟御諱非禪定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茂對時

育萬物所謂慈也議獄緩死明孝廟嫌諱用刑而不留獄

所謂悲也飲食宴樂朋友講習所謂善也獨立不懼

遯世無悶所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于乾坤君子觀

象皆得于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

嚴法門與易之易簡諸法所謂世間出世間豈有二

理哉繫辭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

謂文殊小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
毘盧遮那之類是也生々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
億化身之類言之異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
說法而佛無言散佛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
行觀音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
則乾得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陷麗說入合
則易也神無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于法界無不
在無不為也無芥子許孔中無虛空無一塵中無佛

身翺飛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縷結皆易之所存試
反而觀之則大千法界與夫天地萬物皆在吾方寸
之間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楞嚴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
心精偏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
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浮一浮漚起
滅無從此心地法門也為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為華嚴
之說則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

一切勝妙功德心靜而明今上而大虛而通寂而靈
建立萬法為之工宰而常患物蔽之則明者暗大者
通小者凝虛者頑所以操存而捨亡也故易立象以
含容無盡華嚴表法以一塵含法界皆以其本來所
有者示之非能與其所無而增其所虧也體此道者
萬若至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
則高明故曰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能盡己
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

得于一心者也昔之發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
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除凝網出愛流
開示涅槃無上道由此充之為十住十行十迴向十
地成等正覺猶育孩稚以為成人養根萌以為成材
其骨節枝幹初已具足充大之而已其悲願之深勇
猛精進為群生入諸惡趣受種、苦心不退轉而况
死生禍福毀譽足驚怖動搖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
戲于方于夢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誠而華嚴法界
得于一心者也二者皆不出于心法故吾儕之所當

自事者心而已了此則嫌今上嫌今上然更有何事夫法
華之喻非不表法也然不若華嚴全體表法之圓詩
之比興非不立象也然不若易之全體立象之周故
竊謂二書聖人以之立教于中國佛以之立教于西
方其揆一也然易之教漸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華嚴
之教頓直以白牛之車接上根者故易之教潔淨精
微由域中以趣方外華嚴之教廣博妙嚴由方外以
談域中此其不同者而其歸一也兩被來教皆有不
復措置儒術之語初固疑之今乃以知世間出世間

法判而為兩之故也夫晝之所想即夜之所夢生之
所履即死之所為春之所種即秋之所獲所以處世
間者即所以出世間者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
通妙用在運水般柴中坐脫立亡在著衣吃飯中無
上妙道在平常心中願試思之常愛合論辨博條暢
無所拘礙然繩以法度得不謂之鑿哉孟子曰所惡
于智者為其鑿也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
者行其所無事則無惡于智矣夫所以惡于鑿者謂
逆理也順水之理而鑿之使通何不可之有禹導河

而鑿龍門決汝漢排淮泗其所鑿多矣今瀕江諸山
陡隳其半石壁巉然皆禹鑿之餘惟順水使就下而
趣于海故能錫元圭而告成功使如近時鑿三山以
制河于兩股之中則真所謂鑿者也若合論者其言
順理乃所謂無惡于智者宰予之對社木孔子所以
深責之者非特以強為之說而已正為使民戰栗失
周家忠厚之意二者皆因來論故及之不知然否承
錄示襄陵易傳重煩願旨感愧交深近得崧老六月間
書第錄寄乾坤兩彖及諸卦大象今遂得全書觀之

慰幸何已頃見其所著春秋集傳辭意簡古如嚼橄
欖久方有味意謂義書亦然今乃文采壞麗旨趣明
達引類釋義其言放肆該洽如河漢之無極殊出意
表乃知思精而才高卷舒雕璞無不可者正當于古
人中求耳雖未暇深考然領畧其大意卓然高識發
明聖人之旨者博矣異時昭耀決不磨滅誠如所論
然猶有間然者惜其求于大象者太深而求于彖爻
之象者未備也大象未明一卦之體有實然者天行
健之類是也有假設者天在山中大畜地中山謙之

類是也君子法之有取其義者有因其事者有隨其
時者有順其象而法之者有反其象而法之者不可
以一槩論反其象者正猶華嚴淨行會一切不善法
皆為善法此睽之所以同而異明夷之所以用晦而
明也雲雷為屯之象君子以經綸規模所以濟屯而
已若以經象雲綸象雷則不可山土有雷為小過之
象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過
于所當過者而已若求諸雷山之象則不可凡此之
類皆求之大象太深者也彖以言一卦之才爻以言

六位之情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擬之而後言非苟

然也彖之象有股正體者高廟嫌諱之女壯晉之錫馬蕃

庶之類是也有取互體者蒙比之筮大畜之不家食
之類是也有兼取正互體者屯豫之利建侯渙萃之
假有廟之類是也有取卦變者井之改邑不改井噬
嗑之利用獄之類是也有取時來者臨之八月有凶
復之七日來復之類是也有取卦爻者中孚之豚魚
小過之飛鳥之類是也孔子于噬嗑言頤中有物十
鼎言鼎象也以木契火烹飪也于井言契乎水而上

水井于小過言有飛鳥之象皆一見之使學者比類而思馬其實豕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爻之象有一爻之辭而兼五爻者若比六五王用三驅夫前禽邑人不誠是也有兼四爻者若解之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是也有兼三爻者若師六五田有禽長子帥師弟子與尸是也有兼二爻者若高廟嫌諱之九五以杞包瓜是也有相應者若睽之厥宗噬膚遇主于卷之類是也有相比者若豐之遇其配主遇其夷主是也有取正體者鴻漸于木射雉一矢亡是也有取互體者

若晉如鼫鼠用巫史紛若是也有兼取者若鳥焚其巢繫于苞桑是也有取卦體者若頤損益之龜大壯之羊利之牀是也有取卦變者若无妄之不耕獲不苗畬嬰之先庚後庚豐之見斗見沫是也有取爻之剛柔者若豫有艮體為介于石而困之剛爻亦為石節有艮體為不出門庭而同人之柔爻亦為門是也有剛柔之爻兼取者若革之九五順之六四皆為虎遯之六二革之初九皆為牛是也時物不同唯變所適雖取之非一端其實爻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

頃嘗疑觀盥而不薦當作沃盥之盥謂其致潔誠以
 先之也及考諸象乃知為裸鬯之裸蓋卦體有裸鬯
 之象其二體坤巽、入也坤地也裸鬯入地以求神
 于陰所謂臭陰達于淵泉者也裸鬯盥其字通用見
 于小學是以知欲定象辭不可不求于象也又嘗疑
 于小學是以知欲定象辭不可不求于象也又嘗疑
 高廟嫌諱九五以杞包瓜杞之象在四謂初剛柔正應也
 及考諸象乃知象在九二蓋二居巽體巽為木、之
 堅思而體卑者杞也柔生于下如足蔓之瓜以杞包
 之使得所附而不高則柔道牽而不長以之者五也

故為以杞包瓜方高廟嫌諱之時其權在二其患在初故

羸豕也魚也瓜也皆初之象也金柅也包也杞也皆

二之象也使二能制初則剛柔相遇常為高廟嫌諱而已

不能制之柔道浸長而變二之剛四陽皆為之遯然
 則杞知權將安在九四哉故二為包有魚四為包無
 魚為是故也是以知欲定爻辭不可不求于象也今
 考崧老之說亦以盥為致潔以杞在九四則誤矣凡
 此之類皆求之豕爻之象未備者也然區、妄見有
 與說易者不同而類與崧老合者如漸上九鴻漸于

陸之類是也有大同小異者如中孚之豚魚吉之類是也鴻之為物以知進退為義進至于陵極矣故復漸于陸者以退為進所謂進退可度也故其則可用為儀吉在象則下艮為陸上巽為進退是也而說者唯求進義至欲改陸以為達不亦過乎崧老雖不取象而亦以為退之漸者以義得之也中孚成卦二陰偶于中四陽周于外蓋有胎卵孚保之象胎生之多者莫如豚卵生之多者莫如魚故其象為豚魚吉者聖人仁心感物及于胎卵其政則所謂不麝卵不殺胎

取鳥獸魚鱉必避其孚乳之時是也崧老之說謂中孚有伏卵之象得之矣而謂三之象為豚四之象為魚則非也方欲參訂以崧老之是者正此之非而以考於象偶有得者亦以告之庶几有以互相發明也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猶今之像設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使觀象者有所考焉爾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傳說猶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死鼠由規矩以為方間然後可以議方圓于規矩之外也即陰陽度數以求道然後可以見道于陰陽度數

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闕一不可及其至也則牝而黃牡而驪足以得天下之馬未能察馬之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兔得筌蹄捐淳酎流糟粕棄此為得象者言而非求象者之事也所著釋象諸篇方欲即此以求象詎敢自謂得哉然用心則若矣平時觀書常患涉獵多以意讀而弗深考偶有所得隨亦忘失惟筆削之則說而不通必思之而不得必考沉思博考心醉神悶然後得之此訓釋前言所以不為無補于學也

雖然豈敢謂足以垂世哉聊以自娛永日而已易者憂患之書學于憂患之中乃能有得正猶詩之窮然後二也雖不欲示人至于朋友同志亦所不秘也今掇釋象中數十條如前所言者錄致左右乘暇試以觀之或有可取至不知宰予之對社願以一字定褒貶馬其垂于理者亦望一一疏示琢磨之益正望于左右也然竊告勿以他示益其間亦有未安隨得隨改者未欲招出惟并此書能因使風錄以寄崧老幸甚時方艱難吾三人者皆羈旅數千里外而書數往

反所論如此書生習氣真可笑也互體卦變見于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其來久矣時來者剛柔相推相文之法俯仰者卦之覆變九師之流各祖述之以自名家皆古法也漢魏間設易如京房翼奉陸續虞翻之徒則一槩以象而不及義故其取象迂濶而煩多悖于義因以失象者多矣自輔嗣而降則一槩以義而不及象故其訓義不得辭之所指因失立象之意亦不為少二者皆失也孔子贊易蓋兼備焉象少儀多者欲學者精以思索惟于下三卦制器尚象大振

發之者舉一隅之意也平時嘗疑今之筮者惟用爻辭而彖辭几于虛誕又諸爻皆變莫之適從因考古之占法乃知爻有變則從爻辭如陳侯之筮敬仲過觀之比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是也爻無變則從彖辭如孔成子之筮衛元過屯以示史朝曰元亨利建侯是也二爻以上變則從所變之彖辭如穆姜之筮過良之隨元亨利貞無咎是也如此之類非考則弗獲此思學之所以必兼也亦恐欲知故因垂問時來俯仰附著于此信筆作書不覺辭費然公方北

歸時我正南渡自此書間勢難數通而况欲窺尋聲
光耶會晤之期益以遠矣故因論易華嚴之合輒以
所妄見者以告庶几坐進此道則雖湖海阻邈未若
不若設笑于一堂之上其或未然切望鑄論敢不致
承餘唯為天下自重不宜某年月日某頓首再拜

再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啟元中宮使觀文相公鈞席比以尺牘託天
遊附達當已塵浼道阻且脩不果時問動靜良深向
仰春氣清和伏惟燕處多譽豫鈞候萬福頃見報得

請雖深慳雅懷殊闕士夫之望其于善刀藏之則得
計矣區、旅食長樂粗適羣盜幸王師以次削平更
得善後之策閩中可以少安山林間人均受其賜非
淺、也大旆今尚寓龍城否湖南密邇勢不無震擾
卜居之宜更宜深入思慮為佳崧老聞寄身蠻洞中
至今無耗可念可念燕開何以自適想游華嚴境界
所造甚深益恨阻邈未能一叩閤鍵以釋蒙昧使風
誨示一二幸甚自前年秋還家得與骨肉輩相聚飽
食逸居早眠晏起素餐之媿夫復何言弟以族大累

重未能屏跡深僻隨分有人事不得一意所學如海上時然後從道人野叟遊究攝生理頗覺有益石韞王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斯言妙矣居瘴癘之鄉尤不可不留意也近文數謾錄在以資一笑嶠南氣候不常切冀為國自重遣人遂八桂寓此以承興居不宣某再拜 篇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四

書七

與陳叟幾主簿書

與李蕭遠郎中書

與向伯恭龍園書

與李封州致遠書

與蕭建功書

與宋景晉待制書

與周元中書

與李泰發待制書

與許振叔嶽猷書

與秦叅政書

與呂相公別幅

與陳幾叟主簿書

某頓首幾叟主簿宣教執事間違之久每深馳情冬
寒伏惟尊候勝常梁溪之別忽五年經歷變故皆
典籍之所未嘗有此固平日之所深以為憂者第不
謂若此之遽而又一身當之也靖康初見與諸李書
獨不蒙枉教意以僕在政府故及其冬謫雲安道筠
袁長沙留頗久留吉為不遠亦不蒙一字之辱竊致疑
恐有見鄙于朋舊者又思幾叟相知素厚設有未然
亦當有以教之未應遽行疎外也用是恐悚莫知所
以蕭懋德來辱書所以開諭甚至前疑頓釋乃知音

問之疎但以近世貴人待僕耳此非所以望于幾叟
也其迂拙寡與逢時艱難進不能持危扶顛以濟夫
朝廷之急退不能防患保身以為自安之計力小任
重不自度量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再奮再
躓几至于顛踣而無所容荷上覆照保全使處于江
湖善地念思省咎以感以慚夫復何道第世故方爾
天下所望如中立者亦不過奉身而退步伊欲舖其
糟而吸其醜一跌而殞蓋其難如此可勝歎哉雖然
凡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追思了翁平生私憂

過計之語今日皆效智如著龜使人益歎仰耳見示
默堂箴碑本使得置之座右感愧無已如僕者動罹
憂患正座不能默耳又欲使之有言其何辭以告輒
拾了翁遺意作四絕句以塞來命願勿以示人也蕭
懋德遠見訪愧無以答其厚意風度夷曠趣操端亮
不問而知其嘗從了翁遊也君子之澤能入于人之
深如此見懋德云幾叟有欲相過意果然當作書張
漕令就提刑司求公檄幸見報也欲所言者非面不
盡正寒千萬良食自重不勝忭望之至某再拜

與李蕭遠郎中書

某再拜蕭遠郎中執事頃見王堯明處講聞甚久願
見未遂每深馳情辱書所以慰藉勤渥佩服無踰凝
寒不審動靜復何似某疎拙寡與適當國步艱艱之
秋進無持危扶顛之策以副圖任之意退無防患弭
謗之術以為保身之謀仰荷上恩寬覆處之江湖善
地茲者移居澧陽雖使自擇不過如此感懼之深夫
復何道承誨以讀易之學厚意何以當之士固有終
年同處初不相知亦有素未嘗會面而意氣膈合者

與執事初無一日之雅而遽以二書告之非意氣相期何以及此憂患之餘正欲以此洗心第鄙暗未能有所悟解願以深所得者發藥之幸甚汚澧相去不遠倘得少安繼此可以通問歲云暮矣千萬良食日重不勝欣望之至某再拜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拜伯恭知府龍圖安撫執事自適嶺海不敢復與中州士大夫過問獨切懷仰旬日前領所寓臨川書專使來又辱教貺感服至意亡已竊審奪哀以從王

事邇來孝體支福尤以慰況區、南渡次瑣山忽奉德音聽還大恩難報第深感涕假道廣東以歸訪家于江浙未知川途通塞何如世故至此痛憤何言聞諸道路長沙倉卒之變微妙手彈壓即湖湘門當大擾矣辱垂諭又得其詳良以嘆服靖康初巨寇臨城而奸民乘間作逼擇情重者治十餘輩以故逾月帖然迨有二月五日之變始紛、劫掠親持所得內侍家弓力之屬詣行營者一日之間至千餘人推倡率者得二十餘輩梟首號令餘皆叱遣人遂以為好殺殊

不知京城持杖為盜法皆當死矧此時耶以法言之
乃是所貸者千餘人借其首以行吾今者聊復爾耳
此意罕有能識者今足下乃能如此豈不真可嘆服
哉嗟乎誅一以懲萬則謂之好殺治兵以自強則謂
之主戰持此議以禦今日之患戛乎難矣哉以足
下了：于此故謾及之然威信既著之後卻須拊以
恩意使恩威並行何往不濟更有一事凡經變故小
民必乘時以掠富家不但卒伍而已誅之則不可勝
誅不誅則啟僥倖樂禍之心其患在後當于事完威

行之後置一官司出文榜立期限俾得聞遺之物一
錢以上並自陳納過期困事彰露為人告發並置之
法旬日之間當已山積矣必為二籍有記號者歸其
主無者以助軍費公私兩辨而小民有所懲此唐人
以棘圍收華清材石術也足下既辨上段此下段不
敢不以告頃治金陵叛卒當以此語守土者而不能
用迨今以為恨然又須乘時為之既久則須斟酌耳
竊自寓瘴海隨行使令者物故過半獨父子幸無恙
不為瘴毒所染然賤軀得重脰之疾行立皆妨殆為

廢人矣天幸生還抹薇散髮若脫鬼之投林今適其
時賴足下輩努力為宗社計捍患禦侮使得安于邱
壑間耳幼年術者謂命似東坡雖文采聲名不足以
望之然得謗譽于意外渡海得歸皆略相似又遠謫
中了得易傳論語說尤相合者但坡謫以暮年僕猶
少其二十歲坡僮耳三年僕瓊山十日比之差優至
坡歸以承平無事之時僕歸以艱難多故之日則不
可同日而語也此行往返先兆甚多皆非人為以此
處之粗能恬然海上間亦作詩文以娛但不敢以示

人亦無可示者因來諭謾錄近所作一卷去亦有韻
語一篇奉寄聊發數千里一笑觀畢告束之高閣恐
有照管不到處且免箋注也元中間通書尚留龍城
未有所適崧老今物寓修水否得舍弟輩九月間來
書已翳家如浙東亦未有定居此行姑詢訪就之貴
聚今留臨江惟挈來長沙在今真覺有累然不必過
慮也惠龍焙毛穎甚荷蓬萊香少許謾致海南遠意
未期合并千萬為國自重途次具報不宣某啓上

與李封州致遠書

某拜啟致遠知郡學士執事都門之別踰一紀矣庚子歲在閩中嘗一問通爾後不果嗣音然景向之情不少或忘也歲前自海外蒙思北歸次繡江詢公流郡守乃審從者屈臨偏壘方欲具尺牘以承動靜使至竟先翰墨之辱慰藉之意良厚佩愧無踰新春伏唯尊候多福區區自宣和末以迄于今日經歷變故皆載籍所未聞所蹈危機亦古人所罕有靖康間事諒已稔聞不復其道建炎初睿主龍飛首被考孝廟嫌諱之選力辭不獲則思欲畢精極慮以圖報萬一而迂

愚寡與愛莫助之動輒齟齬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貴則又遽乞身而去誠以艱難多故之秋非貪戀榮寵之日暫進亟退非得已也後一年竟以人言遂涉鯨波罪釁之深分死海上不歸骨于中州矣大恩聽還實出望外弟深感涕與賤累輩相別跨涉四年歸心如飛至容南適感癘氣又傳報江湖間寇盜驚擾紛：憂憤之深宿疾大作須調治稍安及道路無梗然後敢行尚阻承晤馳情可良敢冀為時自厚前途光寵草略具報幸察不勝謹慰之至某拜啟上

與蕭建功書

某啟懋德承務執事崇陽之別忽涉三年自遠嶺海不復與中州士大夫通問久不嗣音然懷仰之情未或少忘也頃專又來遠辱書翰殊荷眷眷之意且審動靜尤以為慰眷深邇來體氣勝常區區南渡次瓊莞蒙恩聽還出于望外第深感涕海道往返幸無虞歲前行次容南欲方問津五羊渡庾嶺由江西以歸浙中忽傳虜騎南牧江湖紛擾道路梗阻不免少留繼聞洪撫不守諸郡望風皆下良用駭愕峽江深僻

當無兵火之憂想亦隨路驚擾今已寧帖否遠方殊不聞行在近耗此情可量非晚或取途閩中以歸如江西已平靜即假道亦未可知世故至此亦良可痛也錄示李先之著述并賦筆墨感戰海上逾年了得易傳內外篇及論語詳說頗有所發明甚恨未得晤語謾錄云一冊可以見其梗槩詩二篇聊發數千里一笑須近文并字附三軸去餘未暇及何當會慰此懷臨增情千萬為器業自愛某再拜啓上

與宋景晉待制書

正月下浣之二日

某頓首拜啟宮使待制執事南都之別首尾六年無從通問良積向仰使至伏被翰墨副以長箋辭義繁然所以慰藉良渥感服何已竊審履茲新春台候多福為慰區：無似當靖康初荷蒙淵聖特達之知審觀夷狄憑陵中國之難未已願效微力蓋恐桑梓剪為龍荒正猶救焚得受比賴豈敢言焦頭爛額之功耶意者異汨之動失機會讒間百端竟以罪逐迨其後都城失守鑿與遠狩每一念之未嘗不痛心而泣血也建炎龍飛首被論選疎拙寡助自度終不足以

副委任責成之至意亟丐罷歸而噴有煩言殊駭聞聽仰賴睿明有以察其無他姑從遠斥海嶠踰年濱死屢矣既蒙殊恩寬宥許以生還又荷湔洗盡復舊秩永惟天地之德何以論報然連年奔走繹絡萬里深冒瘴氛疲病有不可勝言者近自江東攜家以居閩境跼伏深僻庶几少安而還邑群盜蜂起殊未奠居更不得已又須遠適茫然未知稅駕之所憂患之餘何以堪之承荷來誨乃知從者亦因寇攘屢更徒遷嗟乎每讀前史當亂離之際撫卷而永嘆者不謂

身見之也垂示龍德親筆石刻伏讀流涕方議奉迎
蓋有難其行者所以力請而不顧正欲解紛釋疑兩
官安則天下皆安矣幸所如願而讒夫因以媒孽且
為進身之資所以不能少安于朝者蓋造端于此迨
後虜騎臨城淵聖感悟知所疑之不然始出耿聶而
罷唐恪然亦已晚矣奉孤忠天寶臨之此蓋執事
之所親見聞者故敢自誨諭輒及惶恐惶恐建昌方
擾雖村落間恐非可安之地承欲趣漳泉間甚善亦
謀此行第道阻未果如少遲之耳無官守者何往不

可而任責者不然近世以一槩處之可乎未緣承晤
臨書增懷千萬良食自重門中均慶聞太冲寓止相
近因見煩道意迺兄上狀不宣某再拜啟上

與周元中書

某頓首元中賢契執事崇陽之別忽涉四年矣自
適嶺海無由通門每深懷仰已酉之秋嘗得李道夫
書言足下欲相從予鯨海之上意謂仰復爾耳今奉
來教連幅陳義粲然乃知果蹈前約往返數千里冒
犯瘴癘間關險阻亦已勤矣雖道途相失荷意之厚

何以當之嗟乎僕遠謫雖平生親舊有不復相聞者而足下眷于我如此當于古人中求然不免為今人所笑柰何兼審行李已達溫陵即日體氣勝常為慰僕前年春間有萬安之從未受命既行夏秋之交次雷陽適海南黎寇猖獗未敢南渡其冬官軍破賊乃乘桴次瓊莞兩日而德音至蒙恩許自便留一日復渡海而北往來皆便風無驚濤之恐歲盡抵容南傳報虜騎深入江湖間大擾道塞不可行宿留至春暮得寇退報且知家寓鄱陽屬邑幸無虞乃由藤梧

康端庾惠循梅以趣臨汀意欲身留建劔間遣子弟挈家來會適有王瓌清軍之變不果因自旰江訪家于山谷中幸骨肉少長無恙留兩月與姻戚會聚始得扶老攜幼歸寓昭武之泰寧蓋鄉邑也地僻民淳方且安之偶值鄰境盜起連破數縣環而視之四面皆戰區勢不可處則又冒險遷徙得達長樂才數日耳奔走五年間繹絡萬里餘幸且頑健又蒙上恩悉還舊秩近復竊祿宮祠僥倖多矣以足下之眷于我故詳布之自溫陵至此六駟願即命駕見遇徐議

所適可也。在海上了得易傳內外頗篤，究聖人立象立意之旨，冀足下來一觀，有以訂正之行，即并會希孝廟愛燈下草：不勝欣慰之至。某再拜啟上。

與李泰發待制書 十一月下浣之七日

某頓首。放泰發知府待制執事。久不承動靜，正此懷仰。李弟至自浙西，辱書所以勞誨良渥，慰佩亡諭。歲暮苦寒，比來為况，何似伏惟台候萬福。區、徒家閨嶺雖頗深僻，然狗盜鼠竊蜂屯蟻結，所至紛然，未知得安居否。流行坎止，姑隨緣耳。伏承峻陟，從班殊副。

士論臨安重寄，非宣城比。以偏壘嘗試之效，當方面可為之時，宜賢者之所優為。去就之諭，第恐不能如雅懷也。嘗愛賈生有言曰：為人臣者，勵忠圖治，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自古以來，未有不如此而能立國者。然守

卷之二十四
圍扞敵之臣所以死城郭封疆者豈徒然哉平居間
暇無事之時講明扞守之策內告于朝外施于事在
我者盡矣一旦有不虞之患則死之此之謂死職君
矢告于朝而不從施于事而不可則所謂有官守者
不得其責則去者也豈可顧戀寵祿捨所重而取所
輕哉近日習俗頗與此異正賴賢者有以振之耳憂
患之餘血氣益衰痼疾間作不復有意于世扶危拯
溺未墜此道非公輩而誰故敢盡告正阻承晤臨書
增懷千萬為國自重謹啟布問不宣某頓首啟上

與許振叔徽猷書

冬十二月上浣之八日

某頓首拜啟振叔提宮徽猷執事虎別之別迄今五
年自適嶺海無緣通問第深翹跂季弟還自浙西遠
辱教貺且聞動靜之詳感慰無良歲晏苦寒邇來為
况復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區區蒙恩伴得北歸繼復
舊秩皆出望外慙荷何言秋半次鄱陽初冬携家還
鄉目前粗安流行坎止姑隨緣耳末由承晤敢冀以
時自重謹奉狀不宣某頓首拜啟

別幅

某悚息相別五年之間王室變故土宇分裂生靈流離失所一至于此念之心浙、河繁會之地聞盡為瓦礫之場田園雖有存者詎復敢保前此不敢自愛願出一手正懼桑梓翦為龍荒不謂事與願違雖欲為焦頭爛額之客而不可得身蹈大禍幾不脫垂涎之口回顧潛然夫復何道見季弟言從者所居幽勝可人意頗安之今日之事猶之暮然宜觀局勢不當留滯一隅以貽復悔也無官守之責何所不可願許處辱愛念及此悚、某悚息再拜啟上

與秦參政書

某頓首拜啟參政大中台座初夏清和天氣不審動靜何似伏惟翊贊多暇神所聽勞鈞候萬福靖康間幸獲承晤方事之叢不果款奉迨今憊然建炎初次南都間公當朝廷變故之際精忠許國臨大節而不可奪隨奉鑾輿北狩沙漠竊私慕仰未幾丐罷機政退藏山林人言沓來繼謫湖海當是之時南北阻絕意謂無復有通問之期况得窺尋聲光耶去秋荷蒙恩還自海上訪家江南聞公幸脫身虜帳歸次行在

驚抃交集求之載籍蓋亦罕有非忠貫金石神明扶
持何以得此念欲具尺牘以通勤拳之意時方挈族
如昭武帝未及煖羣盜紛起勢不得安復從長樂轉
則兵火間無復須臾寧以故稽緩負、無可言者伏
承膺受眷知進參大政卿士大夫交慶而區、之懷
至于喜而不寐者正人在朝善類有依公道既伸天
將悔禍蓋為宗社計也方今天步艱難國勢削弱外
有疆敵之憑陵內有猾賊之紛擾兵驕財匱士氣益
哀願公勿滯一隅目前之安而觀天下之形勢豈不

深可寒心者哉惟公直諒公忠欠亨中外進用廊廟
適當國步艱難之秋竊許密侍帷幄嘉言讜論啟沃
帝心知無不言者故未易縷數竊願以一言為獻者
杜子美所謂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而已天下之
禍多出于大臣顧寵祿而保身故李林甫薦蕃將帥
邊利其無入相之資而啟安史之亂王黼起燕山之
役為固寵之謀而致金人之變事若出于一轍者保
身之智周也保身之智周則謀國之術疎許國之誠
篤則謀生之計拙二者不可以兼得然自營之私雖

若甚巧而身卒不能保者多矣以公滅私外其身而
身安者老子所謂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身者是
也公生明偏生暗以公用心則一切法成以私用心
則一切法壞故人臣極位以公名之眷注之隆早晚
當正鈞軸攝念如此天下幸甚區、比年以來遭歷
憂患傷罹讒謗皆人之所駭聞者自非猗蒙上恩覆
察其無他終賜保全則雖欲視聽食息于今日豈可
得哉自適瘴癘之鄉血氣日衰志慮凋耗疾病相仍
今一臂重痺幾不能舉恐終為明時廢人矣跼伏山

林保養餘齡志願止此豈敢復論天下事然在畎畝
而不忘君非特激于忠義利害休戚實相與同之朝
廷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此家此身始有容處以此
又未能恣然于心今日之事念之熟矣眷照之素輒
敢及之僭易僭易正阻參承敢冀上為宗社善衛生
靈佇膺以福天下謹奉啟布執事不宣某再拜 大祥

與呂相公別幅 十二月十有五日

伏審介主入覲渙號誕敷陞亞保之崇資付家司之
魁柄恭惟歡慶平章僕射少保相公秉心克一經術

不回勵憂國愛君之誠精忠自許膺出將入相之任
文武兼資一人眷注之隆四海具瞻之切老成登用
中外交欣矧茲衰病之餘素荷照知之厚其為拚躍
倍萬常情輒裁短啟以叙慶賀欣羨之意伏幸鑒察
昨者率易以拙篇見意方懼冒昧不鄙伏蒙不棄特
賜屬和句法之工竊用歎服許與之厚何以仰承謹
當藏之篋笥永以為好傳示雲來有榮耀焉不勝感佩之至
伏承垂誨能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此言盡當今
之要務矣建炎初亦嘗以此意具奏以謂盜賊皆吾

之赤子調護失所故至于此招撫以為我用其利甚
博光武之用銅馬曹操之用黃巾皆得其力然威令
不神而徒以區區姑息之恩結之非徒不得為用而
患難之興未艾也是時李昱鴟張于山東杜用竊發
于淮右叛兵潰卒蟻結于黎驛魚臺皆去行在無二
百里命將四出不旬月間斬馘平殄殆盡其餘巨寇
以次招降使之渡河莫不俯首領命故一時盜賊稍
遂寧謐者以上意明斷而不疑也今江湖間巨寇以
十數多者衆生十餘萬跨據州縣如來教之所諭非

以宿將重兵臨之豈易控制哉州縣不得施其政士民不得安其業內既不寧而欲以求外患之弭戛難矣願公為上建明條陳盜賊之當討者命張韓之流總兵捕逐以次削平其已就降者必羈縻酋首分散徒黨擇精銳者別命將以統之使為我用乃可自江以南盜賊即平財貨可通生民有蘇息之期中興之業可振起也因誨諭故特敢僭易及此惶恐惶恐伏承訓諭以祖宗軍旅將佐舊制與近年開端而難繼者非誠心體國何以及此不勝仰服自兵興以來

如此之弊不可勝數今少保相公當國洞見弊源正當權之以術銷之以漸使得復其舊天下幸甚驟而草之則物情駭矣願深有以留意于此然區區之愚竊願有獻者振起中興之功當以明其功罪別其邪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先根本既固則枝葉自茂元氣既正則疾病自痊而不患此在公度內而輒敢以告特照有且當世務莫急于此也僭易惶恐惶恐素竊觀自昔有為之相遭時遇主共濟艱難者必先為之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門廡堂奧皆已素定于胸

次鳩工掄材積日累功而後大厦成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以志崇者其規模也業以勤廣則有積累之功焉所志者小而責以大功固不可得規模既定而欲求效于旬月之間者亦未見其可也建炎之初規模在于兩河兩河者中原之屏蔽也既失之矣今日之策規模在于淮甸荆湖淮甸荆湖者江左之屏蔽也詎可後哉六朝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藩籬在淮甸而荆湖上流皆有疆藩巨鎮以為控扼李唐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甸其後淮南歸于周則有

豫章之徒勢使然也為今之計保有江左恢復中原莫若以料理淮南無荆湖上流為先先命大將總重兵據形勢務屯田招集流亡且耕且戰外捍強敵內靖羣盜積穀通貨養士訓兵一二年間藩籬之勢成國勢既定事力有餘然後可以議進取此今日之時務也時變不同而欲以昔之策施于今是猶膠柱而鼓瑟必不可矣周王樸為世宗畫策必取淮南者先易而後難也今日欲復區宇必料理淮南荆湖者先近而後遠也願公無以人廢言為宗社生靈久長之

計加慮于此天下幸甚閩中自去去以來盜賊紛擾
上四州率皆殘破駸及下四州矣其原起于范氏
蓋有為謀之主者包藏禍心有所窺伺待時而發近
者枉悼之語形于移文擅起民兵焚掠諸邑跡伏顯
著而官司無敢如何者自招安以來酋首依舊握兵
徒黨未敢散放竭一路膏血以養之所費已八十餘
萬未有孰極藉寇兵資盜糧不知此何理也福建為
浙東屏蔽咽喉道通二廣朝廷今日豈可不留意于
此程殿撰書中必詳具覆此已不復翻縷幸莫照察

某罪戾之餘蒙恩寬宥復賜舊職出于望外實自陶
鎔之賜豈勝感懼自居海濱得重脰之疾宿瘴癘間
作齒髮凋耗行步艱難恐不復久為世間人矣方作
將餌藥扶衰庶延殘息以觀中興之偉績得與田夫
野老同受大賜何幸何如之

學... 主... 一...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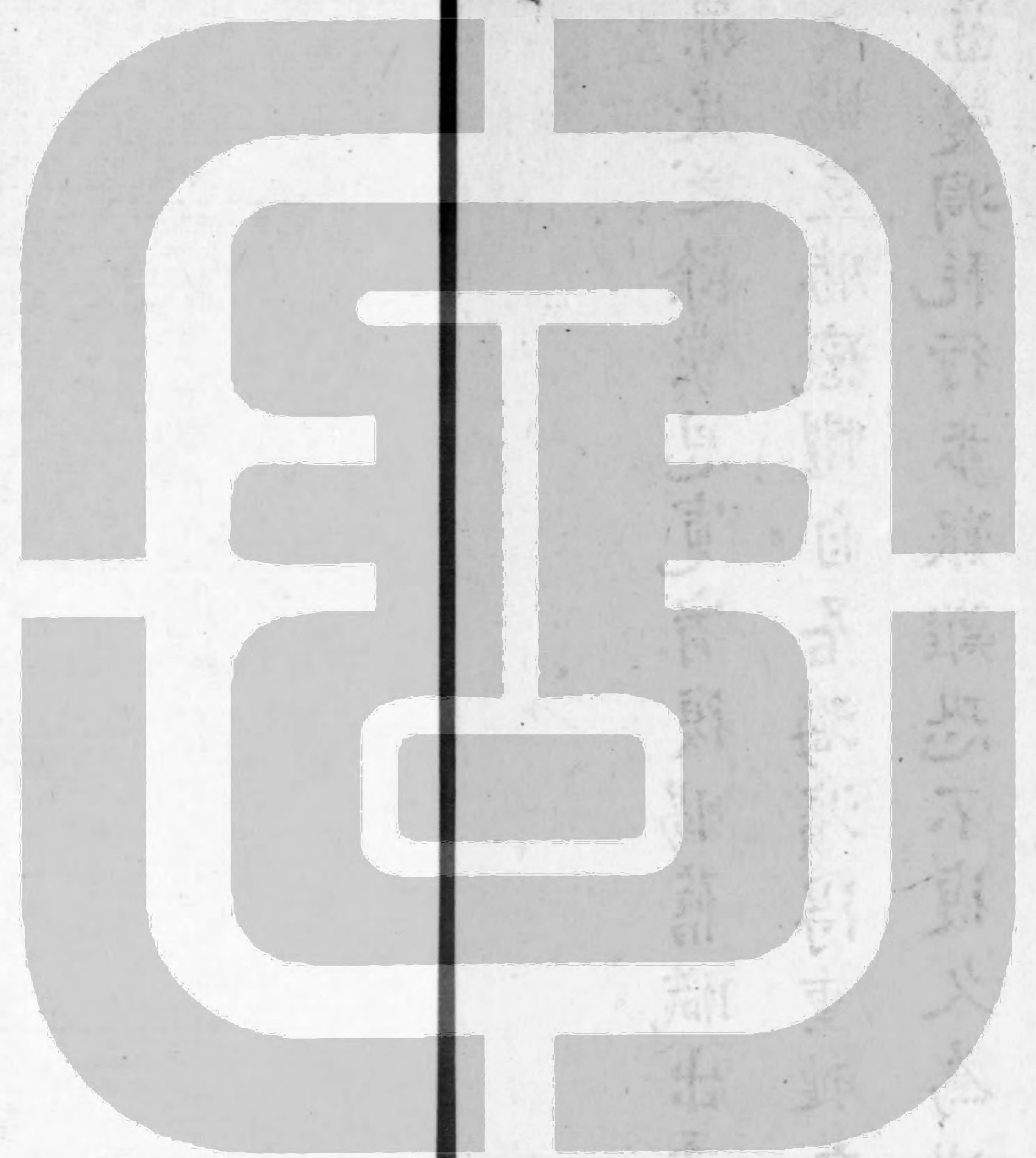
... 受... 大... 國... 事...

... 身... 氣... 以... 歸... 中... 興... 之... 新... 離... 異... 如... 日... 夫...

... 世... 間... 入... 矣... 古... 於...

... 之... 義... 部... 義... 部...

... 出... 不... 算... 報... 實... 自... 國...



書